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戊戌新  
春将至，家家户户欢聚一堂，  
贴春联、放鞭炮、吃年夜饭，团  
圆的喜庆和美好的祝福飘荡在新年  
春风之中。

## 万古乾坤苍狗云

□王家安

“一天风雨黄鸡晓，万古乾坤苍狗云”。农历鸡年的破晓之音接近尾声，新的春节又将在“鸡犬相闻”之中，被贴上“忠贞”“坚毅”的狗文化标签。

中国人离不开狗，“鸡零狗碎”的故事总是说个没完，即便是过春节，门前贴一副春联，也少不了一个人“旺”福“旺”的口彩。每逢狗年，与狗有关的生肖春联就成了千家万户的“宠物”。

生肖早在先秦时期就见诸典籍，每每在辞旧迎新之际，十二生肖的艺术形象便被赋予独特的文化内涵。从《诗经》以来，歌颂咏叹生肖之句不计其数，但是体现生肖纪年的似乎并不多。宋人朱翌《元日登城》一诗写道：“明朝又数日为狗，回首犹惊岁在蛇”，这应该是较早的有关生肖纪年之诗。

关于生肖纪年，在《唐书》《宋史》中可见匈奴、吐蕃等少数民族地区有此习惯，但汉族聚居区还是以传统的干支纪年为主。直到清乾隆年间，学者赵翼在其《陔余丛考》中写道：“盖北俗初无所谓丑寅卯之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时，浸寻流传于中国，遂相沿不废耳。”因此，历史上专写生肖纪年的诗并不多，楹联亦是如此，即便被誉为开启楹联学一代风气的清人梁章钜，他在《楹联丛话》中也没有收录“生肖春联”。可见，在文人士大夫的“朋友圈”中，这种专属生肖的春联并不流行。但是，民间的

“生肖春联”并不少见，自明代起就开始流传，成为生肖文化与春节文化有机契合的佳作。

毕竟生肖也好、春联也罢，本身都是发源于民间的

俗文化，离不开的就是那带着些泥土味儿的民间气息。像“鸡犬桑麻，独得山家雅趣；耕耘收获，共为时事闲谈”这副春联，取意于陶渊明诗句中“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悠然自得之境。“鸡鸣犬吠之声”，不正是新春来临之际，民间百姓对于来年的期许吗？

有人说，十二生肖中的十二种动物，恰好是家生与野生对半划分，家生动物以“牛、羊、马、猪、狗、鸡”这“六畜”为主。“六畜兴旺”是农业社会的朴素愿望，逢年过节，通过代表六畜的生肖寄托这个愿望也就顺理成章。生肖轮序，鸡犬相邻交替，同类同属，将鸡元素与狗元素放在一副春联里做文章，也是狗年春联的一大特色。古人善喻万物，对于鸡和狗这样的普通家畜，也寄予厚望——称“鸡有五德”，为良禽；狗堪比“忠义之士”，一部《二十四史》，每每有“义犬”的故事流传。因此，春联会写“德禽鸣福寿；义犬保平安”，家中有此二畜，也是一年幸福生活之注脚。

虽然同为六畜，但相比牛、羊、马、猪、鸡和狗的体型更为接近，所以

常见“鸡犬相闻”的提法，人们也少不了将二者进一步比较。“鸡犬过霜桥，一路梅花竹叶”，这个出句流传至少百年，作者已无从考证，但联中的文字之巧仍旧让人赞叹不已。鸡犬一同走过雪地，鸡爪踏过的印痕如同一片片竹叶，而狗蹄子落下，五个指头蜷缩在一起，还真像一朵朵五瓣梅花。新春时节，寒梅绽放，竹叶春风，更是切时切景。这样的好句子，无论怎样演绎都不失经典，“竹叶”“梅花”也就成了鸡年、狗年重要的春联创作视角。

受到“竹叶”“梅花”影响，我们还能见到“金鸡追竹叶；黄犬踏梅花”“犬踏霜桥迎五福；鸡登石报三多”等佳作。这几副春联中的“犬踏梅花”算是明写，还有的狗年春联文辞隐晦，必须细品才能发现奥妙。像“犬守平安日；梅开如意春”，“梅花”就未必真是梅花；又如“鹿衔长寿草；犬踏报春花”一联，报春之花是梅花，但依然是一语双关，从一个“踏”字就可以看出玄机。虽说民间习俗，但写春联也是文学

创作，还是应该力求文辞典雅，因而历代喜用“梅花”作为狗年春联的特殊意象。

春联中写狗，作者总想着把联中之“狗”写活，这不仅要抓住狗本身的形象特征，还要巧借其性，借题发挥。比如一副流传较久的春联“犬卧阶前知地暖；鹤登梅萼报春新”，以一只卧于阶前、慵懒而眠的家犬，侧面写出阳春开泰、地暖春回的时令特征。其实，狗之形貌、狗之声吠，都抵不过狗之忠义对人的影响力和感召力。狗年写狗，自然少不了“忠义”，像“犬护一门家无恙；人勤四季户有余”“犬守门庭何叫苦；马驰远路不辞难”等，看似写狗，其实已经是在借物写人了。

俗话说“狗不嫌家贫”，这也是狗之“忠义”的又一个显著特征。据传明代末年，福州有个名叫徐英的屠夫，因排行老五，乡人称之为“徐五”。眼看狗年春节将至，家中却一贫如洗，无奈之际，徐英写了两副春联，其中一副是“鼠因粮绝潜踪去；犬为家贫放胆眠”，说的是因为家贫粮绝，连老鼠都没了踪迹，而看门之犬也可以悠闲地呼呼大睡了。笔触之悲苦溢于言表，但字里行间也能看出徐英的洒脱个性。徐英还有另一副与狗有关的对联，“仗义

半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屠狗”一事典出《史记·樊哙滕灌列传》，舞阳侯樊哙在功名成就之前以屠狗为生，后来泛指出身低微的豪杰之士。徐英如此下笔，正是以樊哙这样的豪杰自喻，而下联一句“负心多是读书人”，更是令人感慨唏嘘。

在徐英的两副对联里，“狗”不过是文人寄托胸臆的托衬，就像是杜甫诗中所言：“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白云苍狗，就似沧海桑田一般，成为世事变幻无常的表征，晚清名士刘尔忻也写下一联：“有时见天上浮云，在红树枝头，幻成苍狗；何处觅人间乐事，向绿杨烟外，且听黄鹂。”也许时序交替，生肖轮转，更容易引发人们悲喜交加的感受吧。

晋代人崔豹在《古今注·鸟兽》一卷中写道：“狗，一名黄耳。”“黄耳”是狗的雅称，或许是嫌“狗”字写入联文不够雅驯，不少春联也喜用“黄耳”别开生面，像“春晓金鸡唱，岁宁黄耳勤”“金鸡追竹叶，黄耳踏梅花”等都是如此。前几日，某兄问道：“不知你发现没有，狗年的春联，写‘犬’的多，写‘狗’的少。”确实如此，背后的原因大概与用“黄犬”代“狗”是一样的，认为“犬”更文雅一些，尤其是有些俗语中，“狗”甚至都成了骂人的脏字。新年总要图个吉利，用“犬”多而用“狗”少也就顺理成章了。

(作者系甘肃省楹联学会副会长)

链接

### 春联新作

鸡衔竹叶鸣春曲；  
犬烙梅花旺福门。  
——丁明玉

犬印梅花春有脚；  
鹊喧庭院喜当头。  
——张琼

但酬得鸿鹄之志；  
又何妨犬马之劳。  
——姜希安

院内红梅开五福；  
阶前黄耳近三春。  
——罗辉

犬画梅花春雅正；  
燕裁云锦梦珍存。  
——曹文献

燃雪红梅香岁酒；  
驮春黄耳旺福门。  
——何战军

绽蕊红梅香瑞雪；  
奋蹄黄耳踏阳春。  
——于学德

灵犬闹春迎五福；  
雄鸡辞岁庆三多。  
——黄武

五瓣梅花封岁印；  
两行旺字守年关。  
——房家维

竹叶两行，长留清气；  
梅花一路，写满春天。  
——王永志

(作品选自“对联中国”公众号)



### 故乡何处

□徐宣冬

偶读唐朝诗人王湾《次北固山下》的诗句“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便想起新春佳节来时，游子归家时的行色匆匆。真是谁人不思乡，谁人不思乡？

幼年的故乡是喧嚣热闹，大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外出的人很少，村落间鸡犬相闻、人语相近，虽然贫穷，但乡人之间互相走动，温馨而有生气。如今，青壮年追寻着美丽的梦想外出了，彼此散落在各自谋生打拼的地方，只有逢年过节或留居故土的亲友老人过世才回乡一趟。这些年，故乡渐渐萧索。老辈的人固然认得，一起离家外出谋生的人也还记得，但出生在外地的后辈子侄，他们对于故乡的情感远没有我们这一代人笃厚，便常常彼此不识。

每次回乡，对时光流逝的感觉比任何时候都强烈，遇见乡人，总有一番感触或惊喜——不时从父母嘴里得知又有邻里老人过世，见到曾经健康的那些长辈忽然这么苍老，许多同龄人也容颜大变——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岁月真是不饶人啊。

回乡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我总会郑重其事，准备好带回的物品和归家的心情。车子进了村口，心里就泛起涟漪，正如宋之问的诗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一般。望着变化了的故乡，我有些失落，毕竟那时那地有我许多值得回忆的往事和趣闻。原来依山而建的老屋也逐渐衰败颓废，如今新村整齐的楼宇虽然充满了现代气息，却没有过去的纯朴和自然，周遭也少了些空灵的意韵。

留守在故乡的年迈父母尚健在，他们的两鬓已灰白一片，脸上的古铜色更深更浓。他们的身子不再像过去那样挺拔，脚步也不再轻捷，父母当年的形象好像就在不久之前，没有料到岁月竟然这么快就把他们的健康剥蚀了。

回家的感觉因为父母的牵系依然温暖，但长辈就像麦草一样，让流年割去一茬又一茬，父母恐怕也会慢慢离我们而去。我想，以后的故乡，除了依稀的记忆以外，那些曾经眷恋的东西终将逐渐淡忘。故乡，或许就真成了记忆里的故乡。

许多年后，故乡安在？

### 剪纸窗花

□路军

提到窗花，不能不说剪纸艺术，它的历史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吕氏春秋·览部》云：“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圭，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一枚小小的叶子，剪出“圭”字，与尊贵地位紧紧相系，也开启了剪纸艺术的雏形。

纸问世之后，剪纸艺术开始步入一个新阶段。它不再粗拙坚硬，清新之风扑面而来。一张红纸，圆如月亮，折叠时光，剪刀游走如风，碎屑奇形怪状，簌簌落花一般。即使在严寒的雪日，因为它别样的红韵也能点亮春天的气息。纸到了哪里，哪里就有了剪纸窗花的装饰，即使远在塞外雄关、驿馆客舍，只要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就能剪出边关冷月，剪出壮志豪情，剪出多姿多彩的民俗民风。

生命与自然，在精雕细琢之间缓缓呈现。当一幅幅剪纸窗花在迎春之日贴出，自然也激发了诗人的雅兴：

“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飘荡着大唐怡然自得的醇厚民风；“正月斗杓初转势，金刀剪彩功夫异”，流淌着大宋精巧秀丽的细腻之功。南宋词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回忆：“及金彩缕花、春贴幡胜之类，为市甚盛。”即使身在南国，回望故乡，也剪不断那份思念的衷肠。到了明清两代，历史的丰富积淀，让剪纸窗花更加繁复精美，达于鼎盛。

我第一次看见剪纸，不过稚子蓬童，木格窗蒙着朦朦胧胧的白纸，小圆窗花剪出蝶飞舞。当时的农村集市，年根岁尾，剪纸窗花与年画等一起叫卖，就如寒冷冬天中的一抹温暖。无论是山川草木、鸟兽虫鱼，还是“五谷丰登”“年年有鱼”“龙凤呈祥”等剪字，无不令驻足之人内心燃起热望。

一幅剪纸窗花，延续千年之久的生命力，它的底色是百姓的冷暖，是家国的情怀。

### 年味渐浓

□汤云明

除夕越来越远，杀年猪、贴窗花、写春联、挂灯笼等传统新年元素依旧以其古老的魅力点缀着春节，但是快节奏的生活让过年也丧失了一些乐趣，还是觉得少年时代的年味最浓郁，耍龙灯、踩高跷、唱大戏的情景似乎还在眼前晃动。

在传统习俗中，进入腊月就有人杀年猪了，因为这个季节是农闲时节，又比较寒冷，适合做腌肉、香肠等。街坊邻居请屠宰师傅宰刀宰杀养了一年的肥猪，一般会分一大半好的猪肉到市场上卖，那些猪肝、猪肠、猪血、猪头等杂碎就请亲戚朋友来大吃一顿，剩下的猪肉，肥的炼成油，瘦的做成酥肉、烧肉、油炸肉等留着过年吃。

在我生活的南方，离年很近的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是家家户户必过的节日。这个节日我们叫“送灶君”，也就是送灶神上天。这一天，母亲会提前准备好杂糖，就是各式各样的芝麻糖、花生糖、橡皮糖等糖果，随意抓一些包装捆扎起来。母亲还会找几根稻草，用剪刀剪成小段，再用香油炸一些花生、糯米粳粳等香脆的食物。

只等天一黑下来，母亲就在灶上供奉好杂糖、油炸美食，再加上一碗清水、一碟稻草、一杯小酒，点上几根蜡烛和几柱清香，烧上一些纸钱，口中还念念有词，大意是请求灶君老爷吃得好，祈求来年得到庇佑和关照。后来听母亲说：“供奉杂糖，就是让灶君老爷吃得满口甜蜜，好为我们说好话；而清水和稻草则是给神马准备的草料。”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说，仪式并不重要，看得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赶快大吃一顿才是正事。

春节前，总是期盼节日快点到来，而真正到了节日里，又期待日子过得慢些，甚至有一些失落感——春节，怎么这样就过去了？然而，美好时光不会因我们的意志而停留一分一秒，立春、春节、元宵节，一个接着一个过去，惊蛰、春分到来，布谷鸟叫了，年味越来越淡，春意却越来越浓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为了下一年的收获和幸福，人们又将放弃团聚，各奔东西，年复一年地重复着春播秋收的生活。